

贈別專修科同學

挺生

師範、農業兩專修科諸君，按照預定學程，業已修畢。除少數升學者而外，概須離校，為社會公衆服務。校長暨各位先生，期望諸君者甚殷，勗勉諸君者亦甚切，諸君如能身體力行，始終弗懈，已足立己立人，兼善天下，原無庸再事詞費，多所喋喋。祇以身處目前環境之中，恆對現狀不滿，又苦于無法以謀改善，其苦悶之心情，實非言語所能形容，諸君諒有同感。但徒事苦悶，雖至自戕其身，與事何補。思之至再，惟有自黑暗中求光明，自汗濁中求純潔耳。然現狀之惡劣，既非一朝一夕之故，亦非一二鄙夫所使然，則挽狂瀾于既倒，端賴多數青年有為者之自覺。且須持之以恆，行之以毅，造成善良之風氣，庶乎有濟。茲舉日常思慮所及，而藐躬尙能服膺者，願與諸君共勉之。

一、立定自己脚跟 我國社會，原無異于一座毀人之洪爐，任你銅筋鐵骨，一入此中，莫不失其原形，融化罄盡。欲免此厄，祇有自量其才，能勿作非分之希求，減低其慾望，勿寡廉鮮恥，以作奸犯科，忠勤其職，堅貞其操，富貴利祿，決不苟取。諸君願為此愚慮乎？須知今世正患聰明人太多也。

二、充實自己實力 凡事決不可倖得，亦不能成之于偶然。自身多具一分力量，所事必增一分效果。若不此之圖，但以攀附鳳是務，其成也暫，其敗也久。為個人前途計，殊不值得。實至名歸，并非虛語。切勿貪圖近利，須將眼光放遠，打算將來，人生雖短促，決非朝生暮死之蜉蝣。今之青年，所負責任更重大，允宜時時惕勵，努力上進，以期勿負此生。語云：「一人成佛，雞犬皆仙。」雞犬雖仙矣，無如仍為仙中之禽獸何！

三、公私之辨宜明 占有既然為人類本能之一，自私自利，固為人所難免。但既屬受過高等教育之青年，義利之辨，殊不可忽。吾嘗就許多事例歸納之，可云：凡事一經中國人之手，無不立見其弊而失其利。如言其故，由於自私也。現今吾人所處環境之惡劣，究其根源，亦不外此。吾輩自甘永久沈淪于黑暗深淵之中，則亦已矣。苟其不然，惟有激發天良，泯除自私，務求有利於大眾。

四、是非之心宜著 是非不明，羞惡亦隨之泯滅。權力、財力、勢力之主體，無往而非是。馴至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，輿論亦復蕩然無存，試問尙成何世界。然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是非之所以不明，端在受外力之壓制。吾人亟宜不畏強暴，不屈威武，去其束縛，復其本來，事事主持公道，發揚正義，造成輿論，宵小之輩，自當斂迹。

以上所舉，皆非高論，祇在力行。力行之道，志須堅定，咬緊牙關，始終不渝而已。如因一念之差，致貽千古之恨，或以其智慧助長其為惡，皆去師友之期許遠矣。

贈別農業專修科同學

錫農

光陰如箭，轉瞬間本校恢復，已及兩載，農專科同學畢業在邇，行將作勞燕之分飛，為前程以西東。兩年聚首，一朝言別，黯然神傷之懷，更益以喜懼之感。蓋我莘莘學子，負笈來京，孜孜一堂，共研農學，業成歸去，獻身社會，發展所長，增進農業，得償素願，洵可為諸同學喜也。然而諸同學學業雖有基礎，經驗尙未足稱，一旦離別母校，出而問世，猶若赤子之失襁母，羔羊之迷道路，處境不無困難，遇事自多阻力，壯志恆因拂逆以墮頹，宏願每為畏難而思退，致違初心，此又不得不為諸同學懼也。惟我輩學農者，既具科學之頭腦，又備農夫之身手，應抱苦幹精神，堅毅志趣，打破難關，努力奮鬥，以服務社會為天職，以改進農業為己任，使吾類之農國，得以復興，破碎之農村，再行重建。且也，事變以後，食糧之恐慌，日盛一日，政府謀改進農業之心愈切，諸同學之責任亦愈重。孟子曰：「當今天下，舍我其誰。」今取其意更其辭，以餽諸同學曰：「復興農國，責唯予負」。

先賢有語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願與諸同學共勉之。

我與師專科

紀國宣

我自己常常想，一個人的志趣與行事往往矛盾，周佛海先生在苦學記裏講，他自己頂不喜歡辦財政和外交，可是他現在偏偏負這兩種責任。那麼，

我也可以東施效顰地說，我對教育專業本無若何興趣，而自讀書作事以來，却處處與「師範」為緣，這也可算異數了。

回憶入中學時，許多人都勸我入教會學校，說是英文好，將來可以做留洋生，但我的家庭終於叫我考入了一個設立在小城市的師範學校，那時，自己已是小孩子，談不到什麼「大志」，一切由他，就馬馬虎虎在師範學校裏送了六年光陰。老實講，在這時期，除去老也聽不明白的數學為我最討厭外，要算教育科目最無好感了：現在想來，大半因為教師太不負責任之故，並不是課程本身有問題。中學畢業後，在北京作了半年小學教師，只爲看了那種腐敗的教育機構，使我對教育事業的熱心，一落千丈，於是計劃升學，我記得在民國十八年夏天，同時參加北大和師範大學的入學試驗，我的目的是想進北大，所以答題很小心，師大呢，只是作北大取不中的候補，故試卷答得極草率。但到出榜時，竟兩方面都取錄了，可是家庭的意思，以爲師大可以省錢，又見錢位親戚在北大讀書的都是生活很奢侈，便力持入師大，自己既沒有經濟力量，只得屈服，於是我又受了第二次的師範教育。因爲在中學時對教育課程印象不佳，所以到師大時依然貫激舊日的態度，公共必修科的教育鐘點我每每逃席，好像只有「延芳博士的教育心理，因爲他喜歡胡天胡帝地亂講，還有一點趣味。四年匆匆，大學畢業，自此服務社會，過教讀生活，可怪的是自民國廿二年起至廿九年止幾乎未曾離開過「師範」學校，而到中大後，又濫竽了師專科的職責，豈不是我個人和「師範」二字像有點夙緣嗎？

師專科只有二年修業期限，但我只負了一年責任，在這一當中，我授作又多半在文史地組，因而有許多同學還是不甚相熟。平時，除職務上的工課外，很少暇晷，以此更無與同學個別談話的機會，所以，不要在職務上說，只從情誼上講，我已算戶位差餐了。當本校招收師專科時，好像在起初沒有若何具體計劃，直到同學來校後，才勉强的分成行政與文史地兩組，老實說，如果爲造就一般師資及行政人員，這種分法是不够的，因爲我們不能專作文史地的教師，況文史地三種科目，都是範圍龐大，單一研究，尙感不足，何況混爲一談？至於行政工作，經緯萬端，尤非幾頁講義可了。然而，當此教育破產需人孔殷的時候，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，只好這樣因陋就簡的辦下來，當同學們上課的時候，常有許多人向我提出此種問題，我無以回答，唯

有以「自己努力」爲解決辦法，事實上，我們學了兩年教育，固然覺得不成東西，毫無所用，即使學上四年又將如何？蓋學問并不是一定要在讀書時學，作事時教讀時更要學，且這時所學的比讀書時的成績更切實，更有用，古人所謂「教學相長」，殊非欺人之談，希望同學永遠佩爲絃章。

本班同學入學者計達三十餘名，調查家境的結果，無一不是「清寒」，故校中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即代向教部請准津貼，自此同學經濟問題始略獲解決，然大家的質樸刻苦，却早已盡擊全校，這可說是本班同學最大優點，但此優點必須保持不永遠，始能安心在教育界服務。目下中國教育現象之不合理，較事變前有更甚者，最顯著的一點即報酬之低，待遇之薄是也。以南京一城而論，小學教師平均月薪七八十元，中學教師平均每月一百五十至二百元，以今日的物價，八口之家，此數不能買米一石，宜乎大家叫苦連天。於是因生活的窘迫影響到教師的作事效率，以及合格標準，而中國教育只有「天天敗壞下去，難乎談到復興。本班同學既已考入本校，平時又過慣清苦生涯，今後置身社會，一定能咬定牙根，吃苦到底，所以有人以「這許多學生將來辦教育是否幹得下去」問我，我爽快快回答說：「沒問題」，因爲我相信大家「養」有素」之故。我說這種話，並不是認爲同儕應安於現狀，而是說，我們必須先有忍受現狀的精神才能洞悉現實的癥結，然後進而改革，不至流爲空談。拿中等教育爲例，現在一般人都怨學生成績太壞，是由於教員待遇低，不能羅致人才，而教育當局則藉口學校既無成績，沒有理由要求增加經費，何況經濟根本困難。如此兩不相應，所謂改善待遇一層，終至化爲幻泡。我覺得今日欲滿足此種要求，當然第一須政府有整個辦法，然由我們自身，也未嘗無一點力量，我們假使肯吃苦耐勞的作出一點成績，自然容易引起社會上的同情，而距離成功，較近一程，即我們向當局提出要求，亦應先立於不敗之地位。不信試看中國過去的教會學校，那一個不是先由堅苦卓絕作起，待有成績可觀，始有資格向人捐募。晏陽初博士之到定縣辦平教會，只是一肩行李，一輛腳踏車，住在破廟裏，爲臨時辦公地址，但會幾何時，平教會的成績已震驚中外，於是紛紛加以援助，其事業亦愈加擴大。還有一例，就是山東武訓，以乞兒學學，居然成爲千秋敬仰人物，這個的事是人所共知的，不必再來贅敘，這種由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人，都是我們故

好模範，我們不必怨天，更不必尤人，只要自己有毅力，肯吃苦，將成績拿給人家，當然會博得社會好評，國家即使怎麼不上軌道，社會即使如何冷酷，決不會使一個努力向上而成績卓著的人因餓以死，此即富蘭克林所云：「天助自助者」之理，同時，魯迅先生也說過：

「路本來是沒有的，因為有人走才成了路。」

現在並不是沒有路給我們走，只是走起來太崎嶇，又沒有乾糧沒有水，真是一個艱苦卓絕的旅行，可是只要我們走過去，就會有幽林曲澗，清泉美果，供我們欣賞，供我們飽餐，更有許多人預備了盛大的歡迎會在讚美我們，到那時候愈是所經的險阻多，反而咀嚼起來有滋味。當我讀斯文哈定的「中亞旅行記」，看到他橫渡達哈拉馬康沙漠（即新疆之大戈壁）因失路而十日夜不得飲食時，真是嚇得一身冷汗，但身臨其境的斯氏，却仍舊毫不怯懦的爬那沙山，駱駝走了，馬死了，僕人死了，都阻不住他的勇氣，到了第十一天，畢竟發現了清泉，成功了他的偉大探險，我很希望同學讀讀這一本書，以增加自己的決心與勇氣。

有許多人是見異思遷的，好像根本就沒有立定志向，也有義的太功利主了，那一條路有出路，就走那一條，不惜自廢所學以徇其欲，這種現象在我們學校裏頗不少，我是始終抨擊這種態度的，一個人總該有點「獻身」的精神，固然，我們不能不顧及「生活」，但是生活假若成了一座機器，那與死又有何別？我們既對此事有相當興趣，即當終身以之，物質犧牲事小，精神痛苦事大，這一層同學們務須注意。如上所云，我們既有吃苦卓絕的精神，更有堅定不拔的志氣，以此改造目前教育，定會「精誠所竭金石為開」了。

本班同學最不幸的就是到臨畢業時，有的因病亡故，有的因病不能參加考試，這都十分使人痛心。徐國華同學的死亡，完全由於貧病二字，令人對當前社會，不能不生厭惡之感，然此正激勵我們致力於社會改革事業的好事實，同時我們要記住，活在目前的中國，若沒有一付特別堅牢的身體，很難耐得過去，我們這一班同學平時對於體育，甚少注意，一旦服務社會，更無暇鍛鍊身體，這是很不好的現象，故我希望每個人都要鑑於前車之覆，特別當心自己的健康。我個人服務十數年，學識道德，均無進步，唯有身體之頑

健，頗足自豪，在今日局面下，我們不但要能吃苦耐勞，甚至須能挨餓忍飢，假使沒有這種能力，那就根本談不到改革教育。

話說得很拉雜，而且都是老生常談，但越是「常談」，越請同學勿加忽略。臨別悵悵，感念萬端，以此區區，祝諸同學自強不息。

贈農業專修科畢業生序

邵友農

歲月荏苒，轉瞬間，我農業專修科兩年修業，已屆畢業之期，余來校祇及一載，日與諸君剖疑析難，而諸君亦自知學問，為時雖不久，大都農學知識，均能瞭其梗概矣。人生聚散，本屬無常，然離別與感，誦白駒維繫之詩，益覺難以為情。是則余於諸君，有不能已於言者在。其辭維何？曰：涉身處世，不可好高騖遠，須要腳踏實地。蓋諸君在校所學者係農業，將來服務，自屬農業範圍。我國自鼎革以來，為政者，雖極力提倡農村建設，農事改進，而一般農民對於農事之知識，大部份一仍舊貫，絕少進步，依然固執成見，墨守舊法，視改進事業為畏途。諸君初出問世，以為農業之事改進，雖千緒萬端，然以胸有成竹，自當大刀闊斧以赴之。惟事實每與願違，橫隔叢生，主持者，以為千辛萬苦，事無不成，熟知事倍功半，甚或非徒無功，反有害焉。好高騖遠，不察現情，不知實際，徒勞無功。欲求農事之改進，農村之建設，憂乎其難矣。事變以還，糧食缺乏，日用品物，需要孔急，價值高漲，與日俱進，民生將何以堪。農為立國之本，諸君既以學之習之，則宜粹志粉身，根據現況，腳踏實地，事不嫌其細小，祇要切於實際，苦幹力行，漸事推進。收效雖微，而較諸徒托空言，無補實用者，何可以道里計也。故我畢業同學諸君，不欲有為也則已，如欲有為，則深望體會吾言，幸勿以老生常談，等閒目之。

歡送專修科畢業同學

右白

國府還都業已二周，中央大學的復校，整整兩個年頭了。諸位正在此時，修完了你們的學程，快要跑到社會上去了。這時，幾種心潮，一齊奔起到我的腦海來；也許諸君有同一感想吧？